



窗帘飞起一角,随后又“啪”地奔拉下来。这突然而至的声响,把卧室昏暗的时光,掀得忽明忽亮。

我从梦中醒来,有些诧异,没想到天气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化。午饭后回家时,烈日当空,在阳光下步行几步,就觉得有尖针从头皮处刺了过来。仅仅是小憩了一会,天空居然就暗了下来,还起了风。

风来,内心欣喜。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清凉,更多是安宁和希望。

但是此刻,我忧心忡忡。

给母亲打了两次电话,都没接通。母亲使用一部老年手机,铃声特别响亮,而手机一直竖立窗台之上,那里信号很好。

她可能去喂鸡和鹅了吧。

上周回老家,我也去喂过。鸡有十二只,一只公鸡,其余都是正在下蛋的母鸡。那只公鸡,长得英俊威武,只是感觉它有些风尘仆仆。我用盆装着玉米,学着母亲的模样,站在院子里“咯咯咯”地呼喊,那群母鸡激动地飞奔过来,围在一起抢着吃得欢,而那只公鸡一点也没加入战斗的意思,只是偶尔啄一嘴那些母鸡抛撒出来的玉米粒。它的眼里似乎有着浓浓的爱意,也有着莫名的悲伤。

我问母亲,老屋拆迁后这群鸡怎么办?母亲不说话,只是叹气。叹气声重重地击打在我的心间。我没在家的時候,和父母亲相伴的,是这群鸡和鹅,还有小黄和小灰。小黄是一条忠诚的小狗,已经陪伴

了父母五年,我每次回家,它几声犬吠之后,随后前腿直立做着欢迎状。那只小猫,喜欢待在父亲怀里,任由父亲撸着后背。见我回来,“喵”的一声,窜向二楼的柴房。父亲说:“它怕你呢,一会就好了。”

我知道在父母亲的眼里,它们哪里是一群牲畜,而就是一群不能开口说话的伙伴。是这群伙伴,让他们孤寂的老年时光,充溢无数欢腾。

那两只鹅是我的最爱。我很小的时候,家里就养鹅。那时放学回家,白鹅一听到我说话的声音,便从竹林里钻出来,“嘎嘎嘎”朝我扑来,其中一只展开翅膀,蹲下,示意我坐在它的身上……我假意接着它的脖子,像骑士一般飞奔。

不知道万物是否真正有灵,但是老家的鹅,我一直觉得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命。生命的形态有多种,不能说人就是绝对高贵的存在。

喂过鸡后,我去喂鹅,两只白鹅伸长脖子在我裤腿下轻轻磨蹭,它们似乎想说什么,却无法开口。后来它们干脆把长长的脖子放在我的膝盖之上……任凭我轻轻地抚摸,它们乖巧地一动不动,脖颈的羽毛是那么的光滑和柔软。

它们可能想起曾经那一片茂密的竹林了吧,还有那一片青青的草地,可能还有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棚圈……我抚摸着它们,安慰着它们。亲爱的大鹅,可以再忍忍吗?

此刻窗外的风一声紧过一声,母亲依

旧没有回电话。

高速公路开建的时候,我给爸妈说,必须支持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。不识一字的母亲,觉得儿子的每句话都有道理,从不反对。只是叮嘱我一定要修几间房,“叶落归根,我们每个人老了都要回家!”

地基的落实过程实在可以当作小说素材。母亲有一天来电说社里在挖山,应该可以修了。我告诉母亲,那就把拆房协议签了吧。

母亲重重叹息了一声。我理解她的不舍,毕竟在老屋生活了五十多年。但我想他们离开了,白天工地的挖掘机在百米开外轰轰作响,随之而来的,是扬起的满天激情。无破不立,除旧迎新,我的眼前,一条崭新宽阔的高速即将破土而出。我劝他们:“进城去住吧!年纪这么大了,好好享福呗!”

父亲沉默。母亲在一旁嘀咕:“那些鸡和鹅可以卖了,小黄和小灰又怎么办?”

我瞬间一愣,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脑海泛起阿黄的踪影,还有它那楚楚可怜的眼睛。当有一天父母实在无力带走它的时候,它又该去哪里,哪里才是它的家?

阵痛是必然的,但是雨后一定会天晴。

那一天,母亲很久后才回电话,似乎有些气喘吁吁。她说:“风哪门子那么大,吹得眼里都是沙,刚才找鸡鹅去了,找了半天,也不知去了哪里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,就在安静的空隙,听到电话那头,两只白鹅正“嘎嘎”地长鸣……

老黄

□邱凤姣(湖南)

我家的一只母鸡,有名字,我们都叫它老黄。它全身金黄,混在一群黑母鸡里,格外打眼。它羽翼油亮,冠子火红,一双粗壮的爪子不停地扒拉草和泥土。它时时刻刻红着脸哼着歌,在草地或走廊上踱来踱去,又骄傲又悠闲的样子。因为它下蛋勤奋,长得又漂亮,不仅老母亲,连我都对它多了几分关注。

漫长的冬季过后,门前的桃李枝梢爆出小疙瘩,歇了几个月的黑母鸡们开始一天下一个蛋。老黄到底是不同的,冬天隔日生蛋,眼看着春天来了,却解在窝里不肯出门了。别的母鸡猛下蛋,老黄要抱窝了。

母亲很高兴,说正好孵一窝桃花鸡,好养得很。母亲给它找了二十只可靠的雄鸡蛋,将一个垫着稻草的老竹箩放在杂屋角落。老黄就在箩筐里接着二十个鸡蛋,专心致志地孵起来。

每隔两天,母亲就把老黄捞出来,让它啄食、饮水,松泛松泛。老黄不情愿出来,每次都要挣脱母亲的双手,“咯咯咯”地反抗。母亲双手插入阿黄的翅下,捧起它的身体,放到谷粒上。老黄急匆匆地啄食、饮水、抖羽毛,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做完这一切,又忙不迭地跳进箩里。不管外面春光多么明媚,也不管别的鸡如何追逐嬉戏,老黄只是静静地伏着,置若罔闻。

第二十天,十九只小黑鸡相继出壳。老黄翅下护着十九个毛茸茸的鸡雏,居然不肯跳出箩筐喝水就餐。母亲想捡掉空蛋壳,老黄对准她伸过去的手张嘴就啄,在她苍老的手背上留下一道伤痕。

第二天,老黄带着十九个小绒球出来活动了。母亲在地上撒了碎米粒,小鸡们大概不认识,看也不看,只管你啄我我啄你,站都站不稳,跌跌撞撞。老黄不停地“咯咯咯”“咯咯咯”,边咯边啄,啄了米粒,又把米粒吐出来。小鸡们听懂了,都拥到妈妈的嘴边,啄妈妈嘴里吐出来的米粒。从此,老黄领着一堆小绒球在草丛里、灰堆里打滚子、找虫蚁,“咯咯”来,“咯咯”去。看起来老黄在不停地啄食,但它总把嘴边

的食物让给了小鸡。

每每看着鸡崽在老黄嘴边抢食,我便伸手想拨开几只,让老黄也吃点什么。哪知老黄伸直脖子,耸起羽毛,迅捷地啄过来,吓得我扔了小鸡就跑。老黄倒不来追击,而是忙不迭地“咯咯”着安抚孩子去了。

老黄并不介意别的鸡和它们抢食,但对邻居家的大黄猫格外警惕。只要大黄猫经过,老黄必定追上猛啄。有一次,老黄一家子在满地米粒上啄得正欢,大黄猫来了。也许是被小鸡憨态可掬的样子迷住了,大黄猫蹲下来,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小鸡,连我都看出来猫的温柔与毫无恶意。老黄可不信,立即耸起脖子上的羽毛,大有怒发冲冠之势,飞起来往猫背上狠狠一啄。大黄猫猝不及防,撒腿就跑,跑到远处一根倒地的树干上,惊魂未定地回过头来。哎呀,这一回头刚好被老黄捕捉到,老黄雄鹰一般腾空而起,飞奔过来,直冲大黄猫重重一啄,大黄猫“喵——”地惨叫一声,逃之夭夭。自此,大黄猫一看到这一家子便退避三舍。

老黄舍身护崽,英勇敏捷之态,令我瞠目结舌。在孩子面前,它那种母性的温柔又令人惊叹。它每天带着十九个宝贝在灌木丛里钻进钻出,每一个都要照顾到。有一回,十八只鸡娃穿过刺窠,来到草地上,还有一只小不点被卡在刺丛中尖叫,怎么也出不来。老黄连忙回去,使劲啄小枝干,无济于事,于是站在一边不停地“咯咯咯”,好像在鼓励孩子:“别着急,慢慢来;别着急,慢慢来。”小鸡终于挣扎出来,欢叫着,张着羽毛未丰的小翅膀,飞到母亲的脚下。老黄的尖嘴巴挨着小鸡的圆脑袋摩擦几下,那份欢喜、那份亲热,让我柔情顿生。春夏多雨。常常是一阵豆大般的雨点



骤然洒落,让树丛里玩耍的老黄一家防不胜防。此时,老黄必定张开翅膀,蓬起全身羽毛,最大限度地覆盖着孩子们。雨点打在老黄的身上,打在老黄的头上,打在老黄圆溜溜的小眼睛上,老黄的眼睛不断地眨巴。雨点打在翅膀下探出的小脑袋上,小脑袋赶紧往里面挤。雨下得密集而急骤,老黄看着雨帘的目光似乎带着忧愁,而翅膀下的鸡雏们不再窸窣窸窣,似乎甜蜜地睡着了。

小鸡们一天天长大了,小翅膀会扑闪了,小尾巴翘起了。小公鸡长出了小冠子,开始斗架了。一只只吃饱的小鸡捧在手里沉甸甸的,老黄却骨瘦如柴,羽色黯淡。终于有一天,老黄不再理睬那群半大的黑鸡,谁跟它,它就啄谁,甚至把小鸡啄得尖叫。老黄不能说话,便用鸡的方式告诉半大的孩子:你们长大了,走自己的路去吧!很快,老黄苍白的鸡冠又红艳起来,羽毛恢复了先前的润泽亮丽,新的鸡生又开始了。

我记起曾经读过的诗句:孩子啊,你是花朵,我情愿做你根下腐烂的泥土。母鸡老黄,一度让自己的生命成为根下腐烂的泥土,却又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。这或许是鸡族的智慧,或许是一种本能。我也是一位母亲,面对一只乡间的黄母鸡,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甚至敬意。